



世界经典名著

梅里美短篇小说选

(上)

〔法〕梅里美 著

黄 晶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错中错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4
第三章	8
第四章	14
第五章	17
第六章	23
第七章	26
第八章	29
第九章	37
第十章	46
第十一章	48
第十二章	62
第十三章	65
第十四章	67
第十五章	71
第十六章	73
第十七章	74
嘉尔曼	75

错中错

第一章

穆丽·德·萨威莱力结婚6年来一直不爱她的丈夫，甚至连对他有一点敬意都很困难。

这位丈夫人品并不坏；他既不笨，也不傻。不过也许在他身上这两者都有一点。回忆往事，也许她从前曾经认为他很可爱，可是现在他却使她觉得讨厌。她发觉在他身上的一切都令人恶心。他吃东西，喝咖啡，说话，种种神态都使她神经抽搐。除了在饭桌上，他们很少见面，很少谈话，可是每星期有好几次在一起吃晚饭，就足以使穆丽对他的嫌恶有增无减。

至于萨威莱力，他是一个相当英俊的汉子，以他的年龄看来稍稍过于肥胖，脸色鲜艳、红润，从性格上说，他不像那些富于想象力的人们那样，经常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忧虑来自寻烦恼。他真诚地相信他的妻子对他有一种亲切的友情（他熟知一般人情世故，不相信他的妻子仍然像结婚第一天那么爱他），这个信心既不使他高兴，也不使他痛苦。如果情况相反，他也会很容易就适应了相反的情况。他曾经在骑兵团队里服役过好几年，后来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就厌倦了兵营生活、辞了职，结了婚。要解释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人为什么结了婚，似乎是相当困难的事。其



实一方面，由于有祖父母和媒人，这些媒人就像福劳辛一样，有本事“让土耳其皇帝和威尼斯共和国结婚”，祖父母和媒人对于安排于己有利的事，是甘心不辞劳苦地奔波的。另一方面，萨威莱力出身于上等家庭；当时他还不太胖；而且天性快活，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所谓老好人。穆丽看他来到她母亲家里总是感到很高兴，因为他能用讲述团队里新闻轶事的方法来逗她发笑，他讲述的内容滑稽，可是并不经常是趣味高雅的。她认为他很可爱，那是因为他每一个舞会上都跟她跳舞，而且永远能找出充分理由来说服穆丽的母亲让她在舞会里逗留得晚一点，或者去看戏，或者到布洛涅森林散步。最后，穆丽还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因为他曾经光荣地同人决斗过两三次。可是使萨威莱力获得胜利的最后一下，是他对一辆马车样子的描述，这辆马车要按照他亲自绘画的图样制造，如果穆丽答应嫁给他，他就要带着穆丽亲自驾驶这辆马车。

婚后几个月，萨威莱力的所有优良品质便丧失掉很大一部分价值。他再也不跟他的妻子跳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那令人发笑的新闻轶事，已经都讲过两三遍了。现在他经常说舞会拖得太晚了。他在看戏时不断打呵欠，而且认为晚上穿礼服的习惯是令人受不了的限制。他的主要缺点是懒；如果他肯设法讨人欢喜，也许他是能够成功的；可是他认为受拘束是最大的痛苦，这一点他同所有肥胖的人是共同的。社交界叫他讨厌，因为一个人能否在社交界受到很好接待，就得看他花了多大力气去讨人欢喜。他认为粗俗的欢笑比一切文雅的娱乐好得多；因为，在和他趣味相投的人相处，他要引人注目，不必费别的心思，



只要大声嚷嚷得比别人更响一点就行，这样做对有他这么强健肺门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此外，他常常夸口说他能比一般人喝更多的香槟酒，而且能骑着马漂亮地跳过一米三高的栅栏。因此他势必在某一类很难形容的人中间受到尊敬。这类人通常被称为年青人。他们在下午 5 点左右。就挤满了我们的林荫道。他所热烈追求的，是一齐去打猎，郊游，赛马，单身汉的晚餐，单身汉的消夜餐。他每天足有 20 次自称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每当穆丽听见他说这话，总要把眼睛抬向天空，小嘴巴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轻蔑表情。

她既年轻，又漂亮，嫁给了一个她所不喜欢的男人，可以设想，她一定会经常受到别有企图的恭维奉承。可是，除了她的母亲加以保护以外，她还是一个十分谨慎细心的女人。她的傲慢虽然是她的一个缺点，却一直保卫着她，使她不致受到外界的诱惑。此外，婚后不久失望接踵而来，也使她得到了一种经验，叫她的热情不轻易爆发。她在社交界受人怜悯，被人传为容忍的典型，她认为很值得骄傲。总而言之，她差不多可以算是幸福的了，因为她不受任何人，而她的丈夫又给她以全部的行动自由。她卖弄风情（必须承认，她是有点喜欢向她的丈夫证明他不知道自己占有着什么样的一件宝贝），她卖弄风情就像儿童撒娇一样，完全出自本能，同她的带点轻蔑而不是假正经的审慎态度配合得恰到好处。总之，她懂得对任何人都很亲切，可是对任何人都没有差别。喜欢说坏话的人也找不出任何细微的差错可以用来谴责她。



第二章

他们夫妻俩在穆丽的娘家——德·吕桑太太家——吃晚饭，因为穆丽的母亲要动身到尼斯去。萨威莱力在岳母家向来觉得十分无聊，这时尽管他很想到林荫道上去会见他的朋友们。他也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一个黄昏。晚饭以后，他占据了一张舒适的长沙发，足有两个小时没有说过一句话。理由很简单：他睡着了，不过睡得很合乎礼仪，他坐着，脑袋歪向一边，似乎在很有兴趣地倾听别人谈话；他还不时醒过来插上一两句话。

然后他又不得不打一场惠斯特纸牌，他憎恨这种纸牌，因为打这种纸牌要相当集中思想。这些节目使他逗留得相当晚。11点半钟刚刚敲过。萨威莱力当天晚上没有什么约会，他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他正在发愁的当儿，仆人宣告他的马车已经等在门口，假如他要回家，他得带走他的妻子。一想到要同他的妻子单独在一起呆20分钟，他就十分惊惶；可是他的口袋里已经没有雪茄，他多么渴望打开一盒他出门到这儿吃晚饭以前刚收到的从勒阿弗尔寄来的雪茄啊！他只好带他的妻子回家了。

他为他妻子披上披肩的时候，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在履行一个8天一次的丈夫的责任，他禁不住微笑起来。他几乎没有看过他妻子一眼，现在才仔细端详她。这天晚上他觉得她比平时更加美丽，因此他花了相当时间为她整理肩上的披肩。穆丽同他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夫妻相处在一起的时刻也感觉不快。她的嘴因赌气而稍为翘起，弯弯的



眉毛不由自主地皱在一处，这一切反而使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十分可爱的表情，连丈夫看了也不能不动心。在他们做着刚才描述的动作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在镜子里相遇了。两个人都感到很窘。为了摆脱窘境，萨威莱力微笑着吻了他妻子的手，她正举起手来整理她的披肩。——“他们多么相爱！”德·吕桑太太低声说，她既没有注意到女儿冷冰冰的轻蔑表情，也没有注意到女婿漫不经心的神气。

他们俩一起坐在马车里，几乎身体靠着身体，开头有好一阵子双方都没有说话。夏韦尔尼感觉到他应该说些什么，可是心里什么都想不起来。穆丽这方面也保持着令人绝望的沉默。他打了三四次呵欠，连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最后一次呵欠打过以后，他认为他应该向他的妻子道个歉。——

“今晚的晚会太长了点，”他加上一句话为自己作辩解。

穆丽从话中听出是想批评她母亲的晚会，还想对她说几句不愉快的话。很久以来她已习惯于避免同她丈夫作任何解释，因此她继续保持沉默。

萨威莱力那天晚上却不由自主地很想谈话，过了两分钟他又继续说：

“今天的晚餐我吃得很舒服；可是我还是很高兴地告诉您，您母亲的香槟酒太甜了点。”

“什么？”穆丽边问边把头转向他一边，模样儿十分冷淡，装出什么也没有听见的样子。

“我是说您母亲的香槟酒太甜了点。我忘记对她说



了。真奇怪，人们总是以为挑选香槟酒是最容易不过的事。其实，最困难也没有了。香槟酒有 20 种质量是坏的，只有一种质量是好的。”

“是吗！”穆丽从礼貌上应了这一声以后，又回过头去向她身边的车门外张望。夏韦尔尼向后一仰，把脚抬起来放在四轮马车前头的坐垫上，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自己认为花了许多精神去逗他的妻子谈话，而他的妻子竟然这样无动于衷。

又打了两三个呵欠以后，他一边靠近穆丽一边继续说：“穆丽，您的连衫裙穿起来非常合身。您是在哪里买的？”“毫无疑问，他是想照式样买一件给他的情妇，”穆丽想，“在比尔蒂店里买的，”她微微一笑回答。

“您笑什么？”萨威莱力问，把脚从坐垫上放下来，更靠近穆丽一点。同时他拿起穆丽衣服的一只袖管，用带点答尔丢夫的样子加以抚摸。

“我笑您注意到我的打扮，”穆丽说，“当心点，您弄皱了我的衣袖。”她把衣袖从夏韦尔尼的手中抽回来。

“我向您保证我十分注意您的打扮，我尤其欣赏您的鉴别能力。说真的，我有一天曾经对……一个女人谈起您……这个女人经常穿得很不入眼……虽然她花了不少钱在衣着上……她会倾家荡产的……我经常对她说……我引用了您的衣着……”穆丽对他的窘态只觉得好玩，并不打断他的话来使他住嘴。

“您的马真蹩脚。它们简直不在前进！我得为您更换几匹马儿，”萨威莱力说，他感到张皇失措。

在剩下的路上，谈话仍然是阴阳怪气的；双方只限于



一问一答就完了。

最后两夫妻终于到达了某某街，他们互相道了晚安就分别到各自的房间去了。

穆丽开始脱衣服，她的贴身女仆不知什么原因出去了；这时候卧室的门突然打开，夏韦尔尼走了进来。穆丽赶快遮住自己的肩膀。

“对不起，”他说，“我想拿司各特最近出版的小说来帮助我入睡……是《昆丁·达威德》，对吗？”

“书一定是在您的房间里，”穆丽回答，“这儿没有什么书。”

萨威莱力默默地注视着衣服凌乱的妻子，这种凌乱可以增加美感。用我所憎恶的一种说法来表达，就是：他发觉她很有刺激性。“她真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他这样想。于是他站在她面前，动也不动，手里拿着烛台，一句话也不说。穆丽呢，也站在他对面，手里揉着自己的睡帽，似乎很不耐烦地等着他出去。

“您今天晚上真可爱，一点不假！”萨威莱力终于嚷起来，他往前一步把烛台放下来，“我多么爱那些头发凌乱的女人！”他一边说一边用一只手抓住穆丽披散在肩膀上的长辫子，而且几乎带点温柔地用另一只臂膀搂着她的腰肢。

“啊！天啊！您的烟臭简直使人受不了！”穆丽一边喊一边转过身去，“放下我的头发，别让我的头发沾上这种臭味，叫我永远也摆脱不了。”

“呸！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这样说，因为您知道我有时是抽烟的。不要过分刁难吧，我亲爱的老婆。”他的



双臂动作相当迅速，她来不及躲避，被他在肩膀上吻了一下。

幸亏她的贴身女仆这时走了进来，这对穆丽来说是十分幸运的事，因为对一个女人来说，最讨厌的就是这一类爱抚，你拒绝也罢，接受也罢，几乎都同样显得可笑。

“玛丽，”德·萨威莱力夫人说，“我那件蓝袍子的上身太长了。我今天见到德·贝吉夫人，她的穿着总是十分考究的，她的上身比我的上身足足短了两只手指。来吧，拿别针马上把上身摺去一条边，看看效果怎样。”

这时候，贴身女仆和女主人间就开始了一场关于上身尺寸的有趣谈话。穆丽知道夏韦尔尼最恨的是听人家谈论时装，她这样做一定可以把他赶走。果然，萨威莱力来回走了5分钟以后，看见穆丽全副心思都放在她的上身衣服上，就打了一个骇人的呵欠，拿出烛台，走了出去，这一次，再也不回来了。

第三章

斐兰少校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聚精会神地阅读。他的刷得干干净净的大礼服，他的军便帽，尤其是他僵直的胸膛，都说明他是一个老军人。他的房间里一切都干干净净，十分简单朴素。一瓶墨水和两支削得尖尖的羽毛笔放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本信笺，至少有一年以上这本信笺没有用过一页。如果说斐兰少校不写信，相反他却念了许多书。这时候他在阅读《波斯人信札》，同时在抽着他的海泡石烟斗，这两件事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使他一开



头竟没有注意到德·夏托福尔少校走进了他的房间，夏托福尔少校是他团队里的一个年轻军官，长相英俊迷人，待人和气亲切，有点自负，在国防部长面前极为得宠，总而言之，他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同夏托福尔拍了拍斐兰少校的肩膀。斐兰回过头来，嘴里没有离开他的烟斗。他的第一个表情是快活，因为他看见了他的朋友；第二个表情是惋惜，这位可尊敬的人！因为他要离开他的那本书；第三个表情是表示他拿定了主意，要尽可能用他房间里最好的东西来款待客人。他在衣袋里摸索着找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柜，里面藏着一盒贵重的雪茄，少校自己不抽这些雪茄，却一支一支地请他的朋友抽。可是，看见过他这个手势足有 100 次以上的夏托福尔大声说：

“别动！斐兰老兄，留着您的雪茄，我自己带着呢！”

然后，他从一只优雅的墨西哥麦秆制的盒子里抽出一根肉桂色的雪茄，两端削得尖尖的，用火点着了，自己往一张小沙发上一躺，把头枕在一只枕头上，脚搁在对面的椅背上，这张沙发是斐兰少校从来不使用的。夏托福尔开始用一层烟雾包围着自己，他紧闭双目，似乎是在深刻地考虑他要说些什么。他的脸上布满快乐的光辉，看来他有一件幸福的事恨不得叫人猜出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能把这桩秘密隐藏在肚子里。斐兰少校把椅子挪到沙发对面，一言不发地抽了一会儿烟；然后，看见夏托福尔不急于说话，他就问他：

“乌里卡好吗？”

他问的是一匹黑母马，夏托福尔把这匹马驱使得太累了，有害上肺气肿的危险。



“非常好，”夏托福尔回答，他根本没有听到那句问话，“斐兰！”他一边嚷一边把搁在沙发背上的腿拿下来伸向斐兰，“您知道您有我做朋友非常幸福吗？……”

年老的少校心里仔细思量认识夏托福尔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外；他没有发现什么好处，除了夏托福尔送过他几磅上等烟草以外，就只有使他受过几天禁闭，因为他参加了一次决斗，在那次决斗中夏托福尔是主角。当然，他的朋友对他表示过无数次信任，这是事实。比如每当夏托福尔值班时，他总叫斐兰代替他：他需要一个副手时，找的也是斐兰。

夏托福尔不等他思索很久，就递给他一封短信，那封信是一手用蝇头小楷漂亮的书法写在英国的油光纸上的。斐兰少校做了个鬼脸，对他来说，这鬼脸等于是一个微笑。他对这种蝇头小楷写在油光纸上给他的朋友的信，见得多了。

“瞧，”他的朋友说，“念一念这封信。您得到这封信应该归功于我。”斐兰念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先生，我们十分高兴邀请您来舍下晚餐。德·萨威莱力先生本应亲自前来邀请，无奈他不得不赴一个狩猎的约会。我又不知道斐兰少校的地址，所以我不能够写信约他同您一起来。您使我十分渴望认识他，如果您能带他一起来，我对您将加倍感谢。

穆丽·德·萨威莱力

附言：我十分感谢您费神为我抄了那首乐谱。这首歌可爱极了，我们永远钦佩您的鉴赏能力。我们每星期四接待宾客，您怎么再也不来了？您是知道我们会十分高兴见



到您的。“漂亮的书法，可惜太纤细了些，”斐兰念完信后说，“见鬼！在她家晚餐真有点如坐针毡；因为规定必须穿着丝袜，晚餐以后又没有吸烟室！”

“说真的，真是太不幸了！您竟然宁愿要吸烟而不愿接近巴黎最美的美人！……我最佩服您的，是您的不识抬举。您居然不感谢我给您带来的幸福。”

“感谢您！可是我得到这顿晚餐又不是您的功劳……如果真有什么功劳的话。”

“那么是谁的功劳呢？”

“是萨威莱力，他曾经是我们团队里的上尉。他大概对他的老婆说：邀请斐兰吧，他是一个老实人。我刚见过一次的美人，您怎么能够要她想到去邀请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丘八呢？”

夏托福尔微笑着张望那面装饰着少校房间的十分狭窄的镜子。

“您今天没有敏锐的观察力，斐兰老兄。请您再念念这封信，也许您会发现您所没有看到的东西。”

少校把信翻来覆去的看，什么也没有看出来。

“怎么，老骑兵！”夏托福尔喊起来，“您怎么没有看出来，她请您是为了讨我欢喜，仅仅是为了向我证明她看得起我的朋友……而且是为了向我证明……”

“证明什么？”斐兰打岔说。

“证明……您知道得很清楚是什么。”

“是她爱您吗？”少校带着怀疑的神气问。

夏托福尔吹着口哨没有回答。

“她爱上了您吗？”



夏托福尔继续吹口哨。

“她对您说过吗？”

“可是……我觉得，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怎么？……就从这封信看出来？”

“毫无疑问。”

这回轮到斐兰吹口哨了。他的口哨比我叔叔托比的著名小歌《莉里布勒罗》更含有深意。

“怎么！”夏托福尔嚷道，同时从斐兰手里抢下那封信，“您没有看见里面的……柔情……是的，里面的柔情蜜意吗？您对‘亲爱的先生’这句话是什么看法？请您注意，她写给我的另一封信，只是简单地写着：‘先生’。‘我对您将加倍感谢’，这是非常肯定的。而且您看，这几有一个字已经划掉，就是‘千’字；她想写‘千倍友情’，可是她不敢；‘千祈勿却’，她觉得不够……她没有写完这封信……啊！我的老友，您竟然以为一个像德·萨威莱力夫人那样出身高贵的女人，会像一个轻浮小娘们那样，主动献身给鄙人吗？……我告诉您，她的信很使人着迷，如果看不出里面蕴藏着的热情，那真是瞎了眼珠……还有信末那几句责备我的话，我只不过有一个星期四不去而已，您认为怎样？”

“可怜的小娘们！”斐兰嚷道，“千万别爱上这个人，您很快就会后悔的！”

夏托福尔根本没有注意他的朋友所用的夸大口气，他用暗示的口吻低声说：

“亲爱的，您知道吗？您能够帮我一个大忙？”

“怎么讲？”



“在这桩事情里您得帮助我。我知道她的丈夫对她很不好，他是一个畜生，使她非常不幸……您是认识他的，您，斐兰；您应该对他的老婆说他是一个粗暴的人，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

“啊！……”

“一个行为放荡的人……这一点您是知道的。他在团队里的时候就有情妇，而且是个什么样的情妇！把这一切全都告诉他老婆。”

“啊！怎么说法呢？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的天！总有方法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尤其要为我说好话。”

“这一点，倒是比较容易的。不过……”

“不那么容易，您听我说，因为，如果我随您怎样说，您就会把我捧到天上去，这样对于我的事情反而没有帮助……您只要对她说，最近一些日子以来，您注意到我有点忧郁，说我不肯说话，说我吃不下饭……”

“这个嘛，”斐兰哈哈大笑地高声说，他一笑，使得他的烟斗十分可笑地晃动起来，“我永远也不能够在德·萨威莱夫人面前说这件事。还仅仅就在昨天，同事们请我们吃晚饭，吃完以后不是差不多要把您抬走吗？”

“就算是吧，可是用不着把这些事情告诉她。最好就是让她知道我爱她；因为那些写小说的人总是告诉女人说，一个人如果又吃又喝，就不会是在恋爱。”

“至于我，我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事情能够叫我不吃不喝。”

“好吧，亲爱的斐兰，”夏托福尔一边说一边戴上帽



子，同时整理了一下他的发卷，“我们说定了；下星期四我来和您一起去；一定要穿皮鞋，穿丝袜，着礼服！尤其不要忘记说她丈夫的坏话，多说我的好话。”

他一边挥舞他的手杖，一边走了出去，姿态十分优美，留下斐兰少校一个人在那里为他收到的邀请发愁。他想起了要穿丝袜和穿礼服，就更加不知所措。

第四章

有好几个客人没有来，德·萨威莱力夫人家的晚餐显得有点冷冷清清。夏托福尔坐在朱莉身边，忙着伺候穆丽，显得跟平时一样殷勤和亲切。至于萨威莱力，早上他骑马跑了很长时间，现在胃口大开。他大吃大喝，使有病的人不胜羡慕。斐兰少校陪着他，经常倒酒给他喝，往往趁主人嘻哈大笑时，他就开怀大笑，笑声几乎震破了玻璃杯。萨威莱力遇到同军人做伴，立刻就恢复了好脾气，态度同在军营里一个样；不过他在开玩笑方面，从来没有作过趣味高雅的选择。他的妻子每听见他说出几句粗鲁失礼的话，便露出冷淡轻蔑的表情，转过身去，同夏托福尔开始单独谈话，为的是不让人看出她听见了一些叫她十分讨厌的话语。

下面就是这对模范夫妻相敬如宾的一个例子。晚餐快要終了时，谈话的题目落到了歌剧院上，大家对几个女舞蹈家的技能进行了比较，对其中的某某小姐大家特别赞赏。夏托福尔捧她尤其捧得厉害，极力赞扬她的优雅风度，她的外表和她端庄的神气。



几天以前夏托福尔曾经带斐兰上过一次歌剧院，斐兰只去过一次，对于某某小姐记得十分清楚。

“是不是，”他说，“那个穿粉红色衣服，跳起来像只小山羊的那个小姑娘？……夏托福尔，您不是拚命谈论她的大腿吗？”

“哦！您谈论她的大腿！”萨威莱力大声说，“可是您知道吗，如果您谈论得太过了头，您就会得罪您的将军德·日……

公爵？您得当心点儿，我的老兄！”

“可是我不相信这位将军吃醋会吃得这么厉害，竟然会禁止别人用望远镜望她的大腿。”

“恰恰相反，因为他对她的大腿引以为荣，仿佛是他头一个发现的。您的意见怎样，佩兰少校？”

“我只懂得马脚，”老兵谦逊地回答。

“说实话，她的大腿的确是美，”萨威莱力又说，“在巴黎再也没有比她更美的大腿了，只除了……”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开始带着嘲弄的神气轻轻地摸了摸胡子，同时注视着他的妻子，德·萨威莱力夫人脸涨得通红，一直红到肩膀。

“除了德……小姐的大腿吗？”夏托福尔打断了他的话，提出了另一个女舞蹈家的名字。

“不，”萨威莱力用《哈姆莱特》的悲剧声调回答，“请看看我的夫人。”

穆丽气愤得满脸通红。她像闪电似的向她丈夫投射了一眼，眼光里充满了鄙夷和愤怒。然后，她想尽办法控制住自己，猛然间转过来对着夏托福尔。

